

黄苗子

书虫小札



苗老
汉
聊天

黄苗子

苗
老
汉
聊
天

书虫小札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虫小札 / 黄苗子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苗老汉聊天)

ISBN 978-7-108-03244-7

I. 书… II. 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6068号

责任编辑 吴彬 黄大刚

封面设计 罗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 数 85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19.00元

目
录

- | | |
|-------------|-----------|
| 1 “苗老汉聊天”总序 | 26 进学解 |
| 4 《书虫小札》小记 | 28 祭柳宗元 |
| 7 读书 | 31 郭驼种树 |
| 9 读什么书 | 33 河间妇 |
| 11 读《大学》 | 35 性本善 |
| 13 成语的“根” | 37 洗手间情诗 |
| 15 《老子》 | 39 墙的故事 |
| 17 肱篋 | 42 秋胡行 |
| 19 刑天 | 44 怨女情书 |
| 21 钱神 | 46 贵妇与和尚 |
| 23 夷甫诸人 | 48 茶酒争功 |
| | 50 东坡诗 |
| | 53 《艾子杂说》 |

- | | | | |
|-----|---------|-----|--------|
| 55 | 艾子 | 103 | 讲理 |
| 57 | 驼铃之辩 | 105 | 拳乱 |
| 60 | 食姜 | 107 | 清宫遗事 |
| 62 | 乡里人善 | 110 | 澳门往事 |
| 64 | 刘伯温 | 112 | 吴历与澳门 |
| 68 | 皇侯狂想曲 | 115 | 历算 |
| 70 | 心病 | 117 | 穷人教材 |
| 72 | 黎 | 119 | 真真假假 |
| 75 | 碧血录 | 121 | 红楼的启示 |
| 78 | 董其昌 | 123 | 绣春囊事件 |
| 81 | 君臣 | 125 | 林黛玉与胡蝶 |
| 83 | 大汕 | 127 | 权贵之家 |
| 85 | 翁山与大汕 | 129 | 范进 |
| 87 | 大汕和尚（一） | 131 | 殉夫 |
| 89 | 大汕和尚（二） | 133 | 严贡生 |
| 91 | 海外记事 | 135 | 严监生 |
| 93 | 妖僧大汕 | 137 | 沈毗陵 |
| 95 | 家书 | 139 | 狐精 |
| 97 | 扬州痛史 | 141 | 三个傻瓜 |
| 99 | 江阴城守 | 143 | 发财梦 |
| 101 | 盲人的心 | 145 | 故事 |

- 147 清都散客
149 要钱的
151 窃钩者智
154 笑林（一）
157 笑林（二）
159 盗牛之判
161 小半斤
163 名号
165 鸳鸯叫
167 口语说法
169 乞赞
171 师度自度
173 布袋和尚
176 崔相国
178 和尚吃葷
180 赵州
183 下下咬着
185 选佛
187 入魔界
189 月光菩萨
192 捉虚空
195 得得和尚
197 睡仙
200 和尚的内争
202 文淑
204 大同书
206 法
209 太炎家书
211 忙
213 辛亥逸史
215 老调子
217 《祝福》
219 文人
221 佛性
223 金莲
225 柳如是
227 世纪观变
229 剧变时代
231 养寿园
233 愧
235 男女之间
237 小趋

- | | | | |
|-----|--------|-----|-------|
| 239 | 鸽哨 | 257 | 上谕与执法 |
| 241 | 猎虎 | 259 | 永劫回归 |
| 243 | 永玉《三记》 | 262 | 驴 |
| 245 | 艺术 | 265 | 现代社会 |
| 247 | 人牛 | 267 | 唔该 |
| 249 | 扇子语言 | 269 | 爱 |
| 251 | 扇文化 | 272 | 偷书 |
| 253 | 警钟 | 274 | 借书 |
| 255 | 打虎 | 276 | 书灾 |



“苗老汉聊天”总序

苗老汉糊里糊涂地吃了九十多年的饭，却没有做过什么有益于人的营生，清夜扪心，总不免有愧对苍天之感。

从前听说过明末“杀人百万”的大强盗、窃据四川的“大西国王”张献忠，曾留下一座《七杀碑》，碑文是：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

这虽然是强盗口里吐的真言，你也不能不心惊胆战地想一想自己有无“一德报天”？该不该“咔嚓一刀”以顺天意？

别人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缺的就是这一“德”。

我不会种地，不会砌砖当民工，不会扛枪上阵，不会奥运夺标或“神六”上天给国家民族立功，只是个庸庸碌碌糟老头，更不会安邦治国平天下！

聂绀弩有名句曰：“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老汉有同感焉！

惶恐之余，就想到活了这一辈子，虽不曾弟子三千，放言高论去培育英才，也从未因夸夸其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朋友相聚，穷吹乱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大小话题，资为谈助，却是此生一乐。例如登山涉水，或曰旅游，有所见闻，就喜欢吹上几句给朋友解闷儿；又如前辈风流，后生可畏，接触之际，景仰谄嗟，便也顺口雌黄，品评人物；有时谈书说艺，冒充风雅；有时评点古人往史，嗟叹一番；有时怀念朋友，说些八卦事儿；有时因事感怀，又不免胡说八道……总之，我爱聊天。聊天不但可以解闷、可以开怀、可以交心、可以增感情、可以生智慧、可以悟人生，而且朋友聊天，对青少年可以种爱情、长知识，对老头老太太，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种沟通工具，猫、狗、耗子都会用声音表达感情，全人类一旦失去语言，就像地球失去太阳一样，很难想象其后果。但是说话聊天，古人就有“谈何容易”的感慨：“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这是明代作家冯梦龙要写他的大作《谈概》时，朋友

对他的警告。冯梦龙却说：“此言不对，八哥学人说话，即便不像，自己也开心。”（原文是：“不然。子不见乎鸬鹚乎？学语不成，亦足自娱……”以上均见《谈概叙》）对于聊天，我同意冯梦龙的态度。

平日爱耍笔头，或尊宿长者，旧雨新知，言谈之际，心有所得，或舟车所历，奇景异俗，胡说之余，略抒胸臆；或读些脏唐臭汉史事，自己以为有趣，听者或觉无意思的，也都留在小本子上，心想“聊以自娱”，谁知写来极少翻阅。如此穷年屡月，堆积渐多，其中邻居拿去烤火，红卫兵收去作证等等，丢失任它，于我心无蹙蹙焉。

不全是为了害怕《七杀碑》中的“天报”，只因年老神衰，闭门谢客，不做点无益之事，无法遣有涯之生。于是把一大堆残留的、零乱芜杂的旧纸废刊，胡乱整理一下，大致分为八类，承三联书店整理编排，分册出版，读者忙中有暇，偶一翻阅，借以休闲，或可以当做见面聊天云耳。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写于安晚寄庐

《书虫小札》小记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鲁迅。

鲁迅先生这两句话，指的是世上“讳疾忌医”的人，明知事情不妙，大可以亡国，小可以亡身，却唯恐众人知道，舆论曝光。“有病不求药”，这“病”当然十分危险！

至于当今社会，金钱物欲是主流，狡钻浮夸是手段，读书只是奔主流、添手段的手段之一。一旦金钱物欲满足，书就可以“拜拜”了（当然，历史上也有几位有学问的宰相，有几位不太穷酸的读书人，那是少数）。富贵名利中人与读书无缘，只有那些百无聊赖的人、“心有余悸”的人、满脑子“杞忧”的人才能体会读书的好处。“无聊才读书”，鲁迅先生大约指的是上述无聊人等的心态。

“读书越多越愚蠢”是句至理名言，凡打天下、坐天下的英雄们都是自己不读书或叫别人不读书的。如果天下人个个都捧一本书，很难想象这世界乱成什么样子！但世上却也有些爱书成癖的，见了书就钻进去出不来的，人们称之为“书虫”。老汉我自小就有此蠢之又蠢的蠢癖，至今无可救药。

“书虫”也有各种各样，有的因为求知心切，孜孜矻矻；有的为了著书立说，为百世师……至于老汉我的读书，却单纯为了读书有趣，追求那心领神会的趣味。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真是先得我心，就这样，我便成了一条无益无用、聊以自娱的“书虫”。所以，“无聊才读书”，老汉我对此有了领会。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黄仲则）。要找四十年前“读书无用论”的根由，前人早有“发明”，大汉朝的开国之君、头号大流氓刘邦，不就叫去见他的书生把帽子摘下，他用这“儒冠”作尿壶，当堂撒下一大泡尿来加以侮辱吗？在枪杆子面前，笔杆子顶个屁用！

昔有一人爱听笑话，听入迷了，便在白天静时、午夜醒后，独自对空坐着，时而莞尔而笑，时而捧腹失声，时而拍案狂呼，时而鼓掌雀跃。老婆说：不妙，老公发疯了！那人正经

说：别胡闹，我正在这里“温笑话”哩！老汉我在漫无目的的读书生活中，有时发觉书中有趣怪奇之事，便随便抄下几条，以便闲中遣闷，这与那位仁兄的“温笑话”，同其痴呆。但也有朋友取笑，说阁下有此痴呆，当是另类的“老年痴呆症”，可以自乐，可以寿人，无伤大雅。

于是，随意挑拣其中一些陈芝麻烂谷子，汇成这本《书虫小札》。

“书虫”钻书，目的不同，路线自然也各异，科学家钻科技书，哲学家钻哲学书，唯独老汉无“家”可归，于是碰着什么就读什么，顺手翻几页，眼倦了又顺手抛开，因此杂乱无章，了无成就，顶多给那些“无聊才读书”的同好们消遣消遣时日而已。

“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老舍自传》

老舍先生毕竟是我们的老前辈，这样的读书境界，岂予小子可以企及者耶？

二〇〇六年九月

九三老汉记于京华安晚寄庐



读 书

我认为读书应当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消遣、陶情养性，暇日或清闲时一卷在手，优哉游哉地读。例如《庄子》，鲁迅、郁达夫的散文，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张岱的《陶庵梦忆》……当然历代名家的诗词文集，以至于新出的杂志，都可以这种心情和态度去读，读时随手翻阅，遇到适合自己心意或自己想到而书中更深透地说出来的话，其乐无穷。这样读书，既可陶冶性灵，亦可深受教益。

另一种是专家或研究性的读书，为了工作或教学需要，对某一本书或某一种学说，必须作深入的钻研，得句斟字酌去钻、去想。这种实用性的读书，作为研究家肯定深有兴趣，但

一般人勉强去“死记硬背”，则颇为乏味。

宋朝两位道学家，陆象山（九渊）和朱晦庵（熹）对读书方法主张不同。朱主张“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陆主张：“读书之法，须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细玩味，不可草草，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底道理。”所以有人说：“朱子之教人读书，是下死工夫；陆子之教人读书，是下活工夫。”

我不懂朱、陆的理学，但从读书方法来说，我取象山。



读什么书

很赞赏一本叫《读书疑》的清人著作，此书刊于道光丙午年（一八四六年），正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太平天国起兵前夕，清皇朝的封建统治走下坡路的时候，知识分子愤恨国势不张，于是非圣无法的思想抬头，敢于向传统的圣教纲常挑战。《读书疑》的作者刘家龙，山东章丘人，书四卷，可能印数不多，所以鲜为人知。书中不少精彩之论。如：“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

刘家龙这番理论，看似偏激，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出于炽热的求知欲，把西方国家的译著尽量搜

读，一本同样的《天演论》，教士有教士的译本，洋人有洋人的译本，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译本。不但人名、地名的译法各有不同，连内容也各自依据自己的认识有不同的译法。五十年代前后，大家争读马列主义著作，但辗转翻译，内容或译文也不一致，朱光潜先生曾指出过一些缺失。

刘氏指出：“圣人不删郑风”（《诗经》中的《郑风》，其中有男女相悦的情诗）的理由，也值得研究。他把淫邪之书，和“蔬食菜羹之味”作比，似乎是怪论，其实也不过是前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的引申，是正经话。“邪”书莫过于《水浒》，歌颂强盗，提倡先造反，后招安，是一部“嗜杀”的书。但华夏之邦，真正嗜杀的是封建独裁者，是军阀、土匪，而广大老百姓则是遭杀的对象，正宜多读几遍。